淮南鴻烈解

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25
3

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中亦自錦心繡腸裏括今古試採覽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一字千金也已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漢河東高誘注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寂漠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質性真不變也不躁擾故常也在內而合乎道出閑靜言無欲也不能合於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動行文文章便利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佻脫而順情略約要也佻簡易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

柏屋孝藏

F0125-(3)

三皇之世則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瑞物備至机偽不萌所謂與造化諸相雌雄也

以下極言衰世機械巧詐而以禽獸草木民生分次其禍

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玄天元氣也碭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上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藏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

此禽獸之見稱於衰世也

鐫猶鑿也鐫結求金玉也鐫金玉以爲器擿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也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孵曰卵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通也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霽止而萬物燋夭燋夭不繁茂也萌榛穢聚埒畝草茂曰萌木聚曰榛積之於壇畝曰埒

此草木之見禍於衰世也

野莢垣長苗秀芟殺莢草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草木之句萌衘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上受雀頭著桷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榱老檐言榱衰題榱桷題頭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芙蓉荷阿曲岸也芙蓉藕華也菱角交葡也荷芙渠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脩揆琰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少皆屋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王爾古之巧匠剞劂刺畫畫頭黑邊箋也劂鐫尺削兩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綸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江河三川絕

此民生之見禍於衰世也

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蟣蟻之屬一曰蝗也天旱地坼坼燥裂也鳳凰不下句瓜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瓜鷹鸇之屬居牙熊虎之屬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室小室也蓬廬篷篠覆也宿庇宿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上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

天地宇宙四句結上太清之始及衰世二段

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掛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咐符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脅恐審明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

其所論仁義禮樂俱起於衰世亦祖莊生蹩躠踶跂之意爲後不足行不足備張本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太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諂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諂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利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

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之也未有情欲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徘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

未可與言至應節可以故敵而非通治之至

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末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倣數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作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

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偽矣脩設也遷移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刻故夜哭也鬼或作鬼鬼恐見耳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樓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雲而上樓其神於崑崙之山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及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上說周人鑄鼎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故至人之治也

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辨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聚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謙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知謀者尚不能知但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之道者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馬而不滿酌馬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德者藏也瑶者玲也謂智氣之見者深

以十堯舜湯武皆因世之災害而施其德者

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馬而不竭酌猶汲也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瑶光瑶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瑶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適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瑶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化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成功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黄帝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毋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碾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攫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碾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目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輸

猰輸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猰輸獸名狀若龍者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為豨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繳遮使不為害繳大風於青丘之澤繳遮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輸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

水宮名栢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魯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道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琁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瑤或作摇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上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爲園圃積酒以爲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惕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刳諫者孕婦始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開觀其胞裹故曰剔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太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也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

有賢聖之人必遭亂世之患結前堯舜湯武數代事惟至人拘無窮之智鉗口

寢說不出言而成故甘精不著竹帛鏤金石而傳於人而晚世學者遂不能知

體太一法陰陽則四時不律政道之所一體而德之所總要之處

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日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汜衆也無私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蝯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縮短卷屈舒散入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

此帝者體太一

此王者法陰陽

此霸者則四時

此君者用六律

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韌韌折也寬而不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矯正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

要削廢事見

帝者王者伯者君者其職各司亂味其景迁且譏矣

無故插入夏人改此漢

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侵為諸夏所侵凌也王者法四時則削削為諸夏所侵削也霸者節六律則辱辱為鄰國所侮辱也君者失準繩則廢廢為國所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容也不親不為臣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陿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天下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

儒丕多整頓處

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無不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真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放也遁逸也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也延樓棧湛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樓復道相通雞棲井榦復屋熒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標株櫨櫨標株柱類櫨枅也櫨栌上拄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巖鏤雕琢詭文回波巖像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回波若水波也滔敞游潤軟減郁菱杼紾珍抱滔游潤減若水波也菱芰杼采實紾芒繁亂澤巧爲紛拏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童貌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修碕脩碕曲中水所崇處也波抑止減怒水也瀨急流也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像渢渢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渢音隅蒼梧此二國多水汗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邅迴法而像之也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芰也皆可以養魚鱉鴻

鵠鷤肅　爽鳩　稻粱饒餘　鷤鷤鳶類一日鳳之別類　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　龍舟太舟也刻爲龍文以爲飾也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鷁首舟中吹籟與竿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　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　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　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　門闕高崇崑崙然故曰魏闕際接也上接青雲周禮所謂象魏也大厦大屋也增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擬像　脩爲墻垣甬勇道相連甬道飛閣　殘高增下積土爲山　殘墮增益也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接疾徑行者正直之夷平也　終日馳騖而無蹟積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　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　華蟲流鏤以相繆紾　書曰山龍華虫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　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　焜昆玉錯眩照燿煇暉　煌錯雜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　偃蹇蘙蔭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　叚錫文鐃乍晦乍明　雕畫也緣錯錫鐃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乍晦乍明也　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蓧　言劒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蓆蘧蓧葦蓆取其邪文次叙劒鐃美眩人目　纏錯經冗以數而疏　劒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若此　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　荆吳二国名善酸酸之和而窮盡之　焚林而獵燒燎太

木鼓橐吹捶桑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中吹火也故曰吹捶銷鑠靡流堅鍛無歇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之一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須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土事不文質也木工不斲樸也不斲或作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琢不雕畫也

天地之生財也又另生一意發下

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羸之理觚羸之理也言無者冠文耳平直而已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也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煖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過耳樂斯動ヒ斯蹈ヒ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

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難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憂則悲〻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鍾鼓管簫干鏚（干羽旄所以飾喜也哀經苴杖苴麻之有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

（飾高飾怒飾釋解憾恨諸具俱所以節五行而治不荒者）

發貺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質妻）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

（未世不節五行故曷治）

（思慕之心未能絕下所謂）

喪之本也

能絶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垂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也之上其子孫以代之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絶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絶

此見王者無兵征諸侯大非得已即周禮所謂孚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

處喪用兵應前而事親有道朝廷有容能則未之見蓋古人文學有備實形王之法

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鷄人之子女傒繫囚繫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益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王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都重無為二字後雖曼衍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于老氏道德之意

人主之術至執正進諫只一无為之事與不言之教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

漢河東高誘注

主術訓

主術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道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其世子時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

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延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八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黈珠六伯子各應黈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也薦之明堂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其民樸重端慈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

所在者近所行者少蓋指蔽明塞聰自障言

典段只重守而勿失二句老氏所謂載營魄抱一能无離者下神農之治正是守而勿失故能致治若斯其盛

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楔罷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端息之諭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

末世之治只是矯飾其本而事修其末與神農原反老氏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修哉是言也

應前矯飾其本而事修其末下正言聖人所修者本

所修者本即下所云神化

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課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磨也動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椎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国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各

孫叔敖為宰相楚国之令尹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及郢之戰莊王入晉軍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有京觀之封則所謂恬卧者非

叔敖宜遼三句本莊子徐無鬼篇亦洸洋不足據

此所以御兵刃而解難俱非神化故縣且薄

蘧伯玉之以弗治治皐陶則瘖師曠則瞽聾有神化鼓舞其間而遊于法令見聞之外者

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

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名姓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率之以劒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

鞅鞈合鐵鎧慨瞋目扼腕捧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劵契邦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黶往覿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黶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皐陶瘖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瞽而治晉國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

崔杼之乱昭奇之難皆從三君之所行直如響之應害影之像形而神化感民之速益見

以下正言感之不可不慎

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皐陶瘖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也崔杼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太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鄒忌一徽緣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驚彈也

策敬期之彈鄒忌之徽皆戚之歌其事至微淺不足道第其誠心所施則能使人爲之哀也何況縣法設賞者

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同以爲賢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孔子學琴于師襄有間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成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曲也師襄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延

湯以誠心遂致桑林之雨所以施誠心而懸法聲者心能移風易俗

重振起神化二字即所謂誠也

陵季子聽鼓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其正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嗣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亂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文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

抑轡破舟不怨木石見爲治者任術之不可

莊子知北遊註志字謂心有所着也心有所着皆能

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毫釐首微細也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不擊折轡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是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員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原物也兵莫憯於心而莫邪爲下冠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小小細也憯利也以志

自傷人之自害莫甚於此志蓋一有所著即非无為之体故耳權衡規矩之設揔以无為為之世見无為者道之宗伏下智勇不足以治天下案

即湯武伊尹孔墨各有所不能且智不足以治天下

意精誠伐人為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為下冠亦兵也惟陰陽虛實之道為大故以抱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也

即桀之力見勇不足以持天下

个才不足任應前仁人之才難以致治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權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伊尹賢相也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騏驥元馬而服騄陶騄黃馬白腹騄騄日驥騶騄野馬也胡人所習騄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聚木為榛深草為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塞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觡格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索絞也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增

華蟲綠耳鼓句亦見秋水篇見吹之杰智不能相兼亦猶此

坎井之蟹鼈鼉黿也園中之蟹鼈不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鴟鴞也謂之老鴞夜鳴人屋上而夜則目明捨衆人不以著易無所見則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一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

零星之尸如李斯所請鼎拱禁中者耳

巷重爲暴者宝乃聚字也下正言惠与暴所置並重

職事不嫚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猒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一人被之而不褻褻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

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天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天而不臣事質朴也如此說統与下意相貫

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禁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貢也）於君（贛賜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也以諭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無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闔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

灌輸斟酌即群臣輻湊並進之謂故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

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獨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之上佚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猒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

自此至天下不足有即前段意特複言之耳

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君曰可臣曰不可君曰不可臣曰可是則異也君曰可臣曰可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是則同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敵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武王試其力使舉之武王脫而不任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

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違也詭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

禹決江疏河禹抗言自然之性不可詭而聖人必隨之爲用下則論用人之不可不慎

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摧筋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益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忠而在上位讒佞姦邪

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嘲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

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世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察明也實真為之實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

處人以名尊則樊黃黃瑗者是游者以辯顯則談士衍雕龍奭者是治國亂國二段只是名實

二字上著二夫不肖而其國之理亂自判

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者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

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典黨典也以黨典非謗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

豫讓之報智伯周民之死節此皆恩沢使然人主處權搖而持爵祿負籠終世如此

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狗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韝蹏馬矣是猶不待甬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

此不處靜以修身者
此不儉約以率下者

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不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之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麄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太路不畫太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

處靜節儉唯堯得之衰世則否

五味粢食不糳糳細也糳音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惘衰老也惘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言甚易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能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性外僞詐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

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枉梁舟船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小者以爲楫檝歇脩者以爲欄閭榱欄屋垂榱穩也短者以爲朱儒梁上蔽蹲跪人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鷄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

用人猶如巧工如良醫

朝廷所不譽鄉曲所不舉

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畧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隩窔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

而有益于國故不有拳因拳勇拳盜之事

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劚攢毛以力抵木也劚剪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故曰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弊闇也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

明主之威令不廢聰明不蔽法令不苛耳目不闇由其但以謀畫之是非論不以位之勢尊褐夫卿相人君論耳闇主惟愛習親近之邪佞而疏遠卑賤之忠良以致不能尽天下之才而為我用而聰明日

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挑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謀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

以下通用法字意意見人主不可發法

又以法籍禮義反於無為與前相喚應

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廣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鈇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亘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私邪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也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

度与声具有為俱本下無為个君之治亦然

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稾粟稾稾不稃稾禾榆頭芒也十稾為一一八分十分為一一寸十寸為一丈政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口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民亦自修之不廢

自為檢式儀表而令行于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為治文得釐御之術故能取道致遠人主得御大臣之術故耳目不勞精神不倦

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已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illegible]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曲尚規員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作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童子鑑鏡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

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内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納賢也故曰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伏轉自制之也夫貴富者之於勢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漢儒蓋祖其意而支其詞者

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風八今也）賞不當勸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立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止本而反自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刺牲而爲太匠斷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

反覆以御馬喻任人之逸亦與無爲相應

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飼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

滅想去意四句此無為有中貴實五句此有為而無為

以下歷引權勢制民之易

目淫則竭（竭滅也）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閉屬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

文無畏左傳作申無衣冠相連于道謂人及于室室劍及于寢門之外貴及于蒲賞之庫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無畏間聘於宋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代宋見屋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亡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旦獬冠之冠如今御史冠也）趙武靈王

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太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赦鉞二字音曰郭洛帶係銚鍋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聵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聵黃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氏蒯聵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聵黃在趙以善擊劒開應猶敵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劒柄也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櫓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望爾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訾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人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

握劒牽牛制騰三喻俱見發号號令者當順其勢防民之所望爾民之所利是已桓公順之而伯紂逆之而為獨夫勢可不審哉

人主之車輿衣食俱當計歲之豐歉量民之積聚而為之此在虞周之世則然

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臣狀藜藿席非不寧也（臣安也藜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涉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慄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于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滿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

有充于內指歲登豐言成像于外指鐘鼓于戚言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跼蹐也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淫旱災害之患淫小而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淫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之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

敗不掩群至而流不期年而還得食與主制互有明證大略皆王者出

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孕不得布

猶之礼順時序廣仁意也

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語見于時則訓中

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麉罠笱未擎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鷙鳥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主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晉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主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

心欲小句典盡君子業德業身之要歷代環瑰奇特之士所以能呈建功業者有天命此而成之者淮南一書件件多慌浪不雅馴

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

此數言則有神子世教非淺讀者當流用而自得之

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異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不爲也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

聖人廣聞約見之塗其心之小可知

瞽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於木以表示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鞀疑者搖鞀鼓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蔡羔鼓而食蔡羔鼓王者之食樂也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

發蔡鼓武則聽弓聲而聚衆

之儲爲而若其封墓表閭朝廟解四則蕪牧古今之賢鳥及屬吾幕下此非其有吞吐敷地之氣者不能所以稱其志爲矣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橋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巨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散以賑疲民也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殺之故武王封崇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其墓容見見吾而知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見吾而知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箕子紂之囚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箕子於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

所謂行苏者惟守成業繩趨尺步之謂語曰卒不遍苏君子所聽聖人所以不貴多能有能而不技藝所以事鮮蓋紀渻子卷開見之謂

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莒力招城闕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孔子皆能招舉也以手招城門闕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攝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

六反蓋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員行欲方能欲多事欲繼大者之反也詳中所謂六反覺達牽合不可辯以下俱論反

智其詞多屬孟浪觀者當求之驪黃之外

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甚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怨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謀而大有寧也小者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

耕事勞織事擾然而終必利之所謂先忤而後合

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也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曰何爲而榮乎且曰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曰何爲而榮此知難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

皆強爲義即瞽師之能言白黑者陳忠者行而知所出者鮮即瞽師之不能知黑白者

人必仁智爲表葬而後勇力果敢辯慧敏給可施蓋音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求智能之謂歟

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觔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劒狂猶亂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俟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補偽飾非伎

野心而借便勢如爾朱兆付高歡以事兵愚質而與利器如西晉木子裹之昏庸而絕武帝其尔朱遭矢笠而典午傾危宜也

一一推士上達之道以足仁義以為表幹之意

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也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惟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命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効也近謂本末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

漢河東高誘注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捷）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

治本於一人後面求高諸已之意切矣

闕以道為主

此皆後篇仁義行而道德亡之意

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此正各得其宜者

知人必本之己

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少貌）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

賢無棄人用之何如

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卧關上之不安纊蠶也曝蠶蹋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日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剡（拙材無所不用矣剡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也戴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

心治而死可不審也

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諦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耶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不能服之德不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為易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鍤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

已治而見賞順

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道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諦（昭道諦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吁呼也（言雖吁呼太語不上如心行直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求蹠蹠也）而蹠焉往（言蹠焉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

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辜憂辜憂長也行念也仁念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洽洽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

求諸己而遠無不應

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場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偉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蘧負羈曹臣曹重耳出過曹重耳反曹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礼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忝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吁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僨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冦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聖

聖人反己之治不期然而然

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騕褭騕褭馬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無爲見照用瞽者猶闇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

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埋埋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管仲相齊桓公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惠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

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美滋茂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懿公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量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

（求諸己者非卓然有見者不能）

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貪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齊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潔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潔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墮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美信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

（聖人之寡以修己者不得其道也）

則無著（君著結發動也雖著結快民心）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
巳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巳而百事廢喜
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
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
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
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
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
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
聲揚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揚告也句吳夷語
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
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
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
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
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
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
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從取治法度也）上意而
民載誠中者也（上有寬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末言而

心者身之主君者国之主

道以修己誠中形外治之矩鑿也

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忣急也）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忣急也）衿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衿（衿貪也）誠中之人樂而不忣如鴞（鴞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爲之非忣忣也如鴞自好爲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非徒衿也）夫有誰爲衿（各在自性）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幾（幾）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詘）俛（俛）狥（狥）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惡來紂之臣）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實）小快害道斯須宰割（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繫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爲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

經稗目張
非求諸已而何

又道本音

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昔隱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

萌者末之聞也言懷其情必萌見也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子孔子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蕩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知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則欲

多本者已也

貪貪損義多憂害智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侮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型範上憂壽不誠則不法民憂壽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太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太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太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偷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小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

君子修其在已可盡者結其不可必者

道通矣管夷吾自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臣之謀照感者以東為西感也照曉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益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知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為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

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引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膊者厚脯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恐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通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

此即尽其在己順其在天

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至至於道也善施教未至於道也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合德屏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還（反其在已者而人莫反）也（孝已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不能與孝已並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

聖人能不遠疏故能成功

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見而影不可復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太鈴出於矣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長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

至者能感人亦其能測

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蹕目知晏天將晏靜蹕自先鳴陰諧知雨陰諧蹕目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

皆不得其至者

子發子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也其清濁偏于一繩之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嘆幾唬也爲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也嘆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突水濁者魚噞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振者必陀崝峭也陀落也陀音跎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車裂之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治國碎若張瑟太絃組組急也則小絃絕矣

故急繆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斬晃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爲小不善之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天体以心為至

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以德廣君廣益其土地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為而民蒙施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亟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

知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遠局於見也

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稽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非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太戟（菜名）去水亭歷（菜名）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順天下之情而天下從之

以三等人結前治亂存亡禍福成敗之意盡矣

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

正見礼義興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礼義之後若此

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畫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太路龍旂羽

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三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

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筴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屨跐此跱偶也跱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太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鵪也水蠆爲蟋子芯青蚣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賨賨麻子也賨音裴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聖人見微之著仁義禮義一形聖人必知其弊

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若起於象楮楮音暑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殺之言熱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擥蒸溺而受牛謝擥舉也升出溺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

多靡繩於上義

便於彼則不便於此物理皆然

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爲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閎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

各取其所適宜而已治道亦然

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誌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簸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銳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琴鐵不可以爲冊木不可以爲金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面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蝯黑蝯神蛇也港於神淵蓋能興雲雨蝯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上文說關此絕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也

相反可以爲用

夫玉璞不猒厚角觿矯不猒薄角觿刀劒羽間之覆角也漆不猒黑粉不猒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道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綱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亂之與治相反爲是

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描棊九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大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柏狢得墻垣防隄去而緣狙狙豚也墻水垣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

此見起處道德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於所習習皆中於化

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氏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義飾而浮橫散有以也

唯聖人不失其性

性未嘗不在願人之所見何如耳

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乂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蠻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

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必性率人

亦失性也

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虛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聾負羈之壺餐愈於胥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華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二苗髽撾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鼻其

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有礼義與無礼義者何異

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桑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髾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跨跨足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乾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紳笏佩玉也長三尺拒土絳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各因其俗不矣其旨皆可以治

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搏袍裾裒也衣君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特賦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恂以見容恂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

及也而以爲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矣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躞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管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

古之礼樂簡易如是異於今遠矣

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王用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絶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嶷山不煩市井之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

此不若古之礼樂處

此正後世之礼義

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曾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宜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祀門社土也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朱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

此列聖因時順俗適宜須體處

前所謂自見此復申之

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增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數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僕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

礼楽之不若道德此而明明說也

聖人因時勢而為礼義又言之

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衣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芻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此義不過帝王之法籍粗迹豈可擬哉反覆辯論不出此意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以一儀也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

荀子曰前

不務道德而聽其文章制度何以異

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劒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玄耿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赤誦子蜀武陽人爲伯入令得道而仙上谷人痎騫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太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

彼皆有道存焉治天下之平

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鉏且得道以處昆崙（鉏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

帝王之治不同而得我道則一因革不亂也

漑田其受水鈞也而屠牛而享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榰（剖判梨分也）斷撥檖（撥解也檖順也檖音遂）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剖（剖厥）剛（剛銷削）鋸陳非良工

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鑪橐埴皆冶具也坊土形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剝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剝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力如新剖研庖丁伯也新剖始製也研磨刀石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入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於冥冥之耿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教于瞽師之放意相物寫

道德非想迹亦犹此類

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凡不能以喻第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定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非

天下或有是於私義而非道德者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

人見與自見不同

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非子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窗子者窗子子賤者也賓出窗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攙奉也攙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遁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

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視者異也從坡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挠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上聆上意聆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也然忽不得復

所貴乎虛者

不能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言之見風也俔風者也世所謂五丈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更之間定矣故聖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免上世也難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礼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工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数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一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與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踢捕者使入深钁音矍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耐者使之准月不正因令聯偃者使之

塗（偃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剟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折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以

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常至人不務

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裔）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国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流準（流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騕褭良馬飛兎其子褭兎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

道術之可公行与度量之可傳一也

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八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犯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啄啄獸窮則觸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趍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

道德與礼義之実若日月室宅之居一也

事人尽道於已而聽之於時

其處故趍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汲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右人君升車有乘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此即上文論偏重之意

合諸侯以乘車退謀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竅空處也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壯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

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止之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
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
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
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鯽提胡飲水數斗而
不足鯽胡汙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
有二曹而欲不贍二曹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啓期衣
若懸衰而意不廉林類榮啓期皆隱士廉恨也由此觀之則趣
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
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

聖人治天下不屑屑狥是非之迹得中而已

必下皆論上之爲治下之民倫爰復言之

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水炭鈎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弃之未有可是非者
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
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
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
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昔令官無煩治士無偽
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
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
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倪辯乂積而不訣無

盈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褒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猶

亂無者如此

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濫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濫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繡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求衣敗解也）短褐

不務本而後末者無益於治

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負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

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導之

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忘爲之戚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

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